

空谷生幽兰

扬州昆曲艺术

韦明铎 朱韞慧◎著

广陵书社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执行主编

陆苏华 季培均
韦明铎 杨文昭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陆苏华 季培均

执行主编

韦明铨 杨文昭

空谷生幽兰

扬州昆曲艺术

韦明铨 朱韞慧◎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空谷生幽兰：扬州昆曲艺术 / 韦明铤，朱韞慧著
． -- 扬州：广陵书社，2012.9
（扬州艺术丛书 / 陆苏华，季培均主编．第2辑）
ISBN 978-7-80694-864-4

I. ①空… II. ①韦… ②朱… III. ①昆曲—介绍—
扬州市 IV. ①J825.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6432号

书 名 空谷生幽兰：扬州昆曲艺术

著 者 韦明铤 朱韞慧

责任编辑 刘 栋

出 版 人 曾学文

封面设计 葛玉峰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20 毫米 × 1050 毫米 1/16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864-4

定 价 28.00 元

扬州·城市·文化

——写在丛书出版之际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说过,“城市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物,而是不断生长着的生命体,而文化就是这个生命体的灵魂。”的确,如果说一座城市的骨骼是建筑,血脉是经济,那么它的灵魂就是文化。在扬州这座古城里,文化造就着扬州城的气质,彰显着扬州城的魅力,也决定着扬州城的发展。扬州的城市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群落、一组建筑、一片街区,也不仅仅是扬州城市个性因素的聚合,更是色彩与形态的展现、历史与现代的交辉!

文化造就着扬州城的气质。

“青砖灰瓦马头墙,飞檐翘角花格窗”,丰富的文化符号生动再现了扬州老城的记忆。登上唐城墙遗址,唐、宋古城的历史脉络清晰呈现;走进盐商的故宅,明清风云变幻历历在目;拜伏在史公祠堂,与那铮铮铁骨穿越历史的时空遥相呼应,神思交汇……也不妨漫步于蜀冈—瘦西湖景区,体会“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诗情画意;或闲步于“双东”古街、教场遗址,畅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倜傥风流。夜了,文昌阁下,霓虹灯闪,各种国际品牌店铺人流不息;古运河边,觥筹交错,好客的扬州人高朋满座,意兴正酣……扬州,鲜活地从历史中走来,优雅从容地融进未来,每一步,都浸润着浓厚的文化印迹;每一步,都显现着扬州城别致的城市气质。

文化彰显着扬州城的魅力。

文化的繁荣是城市的魅力之所在,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使城市充满发展后劲。扬州,2500年的历史,文泽深厚,群星辉耀,传统文化中的园林、工艺、美食、书画、戏曲等,无不闪现着创造者的灵感智慧,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远的不论汉朝著名书法家皇象,唐朝著名诗人张若虚、著名书法家李邕,宋朝著名词人秦观;近的不说现当代文豪朱自清、许幸之、毕朔望、韩伯屏、汪曾祺,艺术名人王少堂、张永寿、

1

扬州·城市·文化



孙龙父、林散之、桑宝松、李亚如等；单就清代数朝，便涌现出以郑燮、金农、罗聘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阮元、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等，影响深远，泽荫后世。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扬州人较高的文化素质，也彰显着扬州城独特的魅力。

文化决定着扬州城的发展。

法国思想家、城市问题专家皮埃尔·卡蓝默曾在访问中国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人震撼，但感触最深的是那些发展中的超巨型城市。它们规模的巨大超过了我的想象。每一次进入这样的城市都会让我发抖。但这样的城市对欧洲人来说非常乏味，它们显示的是技术的能量，没有灵魂。”而扬州，是一座建设与保护并行的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不同时期的建筑显现着城市的历史”。这得益于扬州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文化的重视与敬畏，得益于广大学者和老百姓对文化的珍视与守护，是他们使扬州古城得以整体完好地保护。人类城市的演进史表明，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的城市发展将以文化定输赢。而扬州，就在这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道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30年前，扬州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想，扬州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她有这份底蕴、自信和能力。迎接建城2500周年，致力建设世界名城，全市文化艺术工作者正积极行动，传承创新，努力无愧历史馈赠，不负时代重托。继2009年编撰出版《扬州艺术丛书》第一辑后，我局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围绕扬州清曲、昆曲、书法、篆刻、舞蹈、琴筝、工艺美术等7个专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扬州艺术丛书》翔实地记录了扬州专业艺术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新中国建立后扬州文艺工作，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又兼顾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与定位。扬州2500年的建城史，就是一部气势恢弘、博大精深的史诗，而开放创新、包容融通的扬州文化艺术既是其孕育的产物，又是其重要华章。这套丛书既是扬州文化界人士献给扬州建城2500周年的贺礼，也是向世界推介扬州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扬州文化工作者在扬州建设世界名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季培均

2012年9月

《扬州艺术丛书》序

扬州,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因为兼容并蓄了来自吴越、楚汉、中原乃至燕赵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充满个性与生机的扬州文化,由此也使她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风光明媚,景色秀美,只要你走进她,就会感受到游在画里、住在诗中的浪漫情趣;这里有独树一帜的园林胜迹,你能亲身体验到城在园中,园在城内的真实景致;这里有活跃的文化创造力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连天上的二分明月,地面的十里春风,都隐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有不同风格、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从这些不同特征的艺术形态中,你能触摸和探测到扬州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这里有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透过那寓意深邃的画卷,你会感受到扬州人敢于冲破桎梏、励志创新的文化追求。

然而,千百年来,这个富庶、繁华的乐土,曾经承受过太多的苦难:鲍照的一篇《芜城赋》,写尽了千年前她的劫难和创伤;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多铎用屠刀让这座城池哀鸿遍野;七十多年前的日本侵略军,曾经在这片沃土上疯狂地掠夺和杀戮。然而,暴力没有能切断扬州人心中的民族情结,也没有能让扬州文化湮灭、断流、被同化。倒是一场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屈辱,改变了她的交通枢纽地位,一度给扬州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重创,并引起了一些人对她的前景的担忧。“一条津浦路,一条沪宁、沪杭甬路,几条大轮船,便把扬州倒栽下来了。”曹聚仁先生的这句话,道破了扬州由繁盛转而衰败的原因,也隐藏着他对于扬州能否振兴的深深疑虑。但他没有料到,失去的可以重建,而且会建设得更好。当铁路、机场、跨江大桥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替代了当年的运河、长江、驿道后,那一度衰败了的扬州,又神奇地恢复了往昔的繁荣;他也没有料到,那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库,正是这个基因,使扬州文化得以世代凝聚、



传承。他更不会料到,深藏在这座城市中的内在精神力量,又一次把扬州文化推向新的辉煌。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和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追求精致、追求创造、追求进步、追求弥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扬州文化形态,就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律动下,保存、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扬州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形态展现。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扬州艺术丛书》,就是为了展现这种精神,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播这种精神,使人们意识到保护好这些艺术遗产的重要意义。

我们都知道,艺术是文化精神的形象展现,它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而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延绵不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它与其他形态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传承体系。它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与承继的文化,是民族认同、凝聚、绵延的基本元素。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缩小着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很多民间艺术的消失,很多区域性语言的消亡,警示着我们:必须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广大市民的精神家园。温家宝总理用我们的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文化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是保护和壮大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文化强市、复兴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编印这套丛书的重要原因。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分清曲、昆曲、书法、篆刻、舞蹈、琴箫、工艺美术七个专题,成七本专著。每一本专著中,对本门艺术的形成历史、形态特征、艺术特色、名剧名作名曲、各艺术流派的风格和杰出艺术家,都作了详尽介绍。丛书中的每一专辑,不仅有丰富详尽的文字资料,还配发了音像资料,无法拍摄形象资料的作品,都配有CD,供读者参考。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不但对扬州人了解扬州历史文化、了解地方艺术有帮助,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扬州文化、关心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的。

陆苏华

2012年4月



目 录

《扬州艺术丛书》序 陆苏华 / 1

初入扬城——明后期昆曲传入扬州 / 1

金凤钿的故事 / 1

汪家昆班和徐家弋班 / 7

冯小青曲目 / 10

第二故乡——清前期扬州昆曲的繁盛 / 18

李斗与《扬州画舫录》 / 18

扬州的昆班 / 23

扬州的曲家 / 35

花雅之争——清中叶扬州剧坛的变局 / 43

焦循和《花部农谭》 / 43

《缀白裘》中的扬州色彩 / 51

花部之兴与雅部之衰 / 57

沦落风尘——清后期扬州昆曲的没落 / 61

《扬州梦》与扬州昆曲 / 61

《竹西花事小录》与扬州歌姬 / 66

《南徐看花吟》与扬州歌妓 / 71

目

录

◆



丹青留影——清末扬州昆曲的印记 / 75

《三十六声粉铎图》及其作者 / 75

《夜雨秋灯录》里的戏曲史料 / 81

度曲人家——近代扬州昆曲世家举隅 / 84

耿家：留得琵琶伴遗老 / 84

谢家：莺声犹忆牡丹亭 / 96

王家：琴犹在 人已邈 曲未终 / 113

薪火相传——现代扬州昆曲的守望 / 121

耿鉴庭的《扬州昆曲丛谈》 / 121

扬州昆曲一百年 / 131

扬昆平议——后记 / 139

《扬州艺术丛书》跋 袁秋年 / 147



初入扬城——明后期昆曲传入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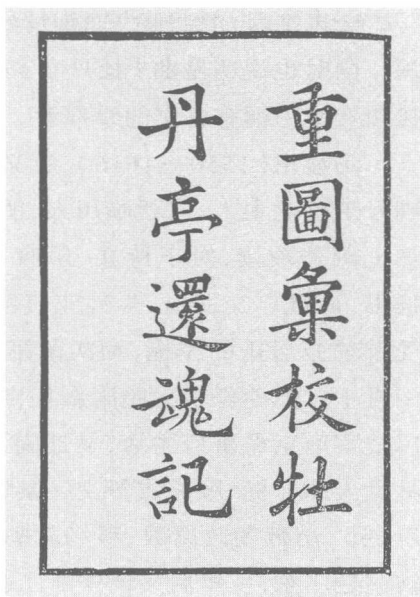
一个名叫金凤钗的明代扬州姑娘，因读《牡丹亭》而欲嫁与汤显祖。表明在汤显祖生前，《牡丹亭》就在扬州产生深刻影响。

昆曲是明代传播到扬州的。扬州的汪家班是一个地道的昆班；徐家班原唱弋阳腔，后来一些演员也纷纷改唱昆曲。

《牡丹亭》的另一个女知音，是扬州姑娘冯小青。在冯小青魂销香殒之后，她的故事也成了昆曲舞台上永远演不完的悲剧……

金凤钗的故事

昆曲《牡丹亭》自明代登台后，便有无数痴男怨女为之伤心泪下，甚至有一些闺阁淑女还如醉如痴地追求汤显祖。很多诗话笔记记载了这类事情。如《硃房蛾术堂随笔》说：“杭州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艺称，于《还魂记》尤擅长。尝有所属意，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每作杜丽娘《寻梦》、《闹场》诸剧，真如置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寻梦》。唱至‘待打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盈盈界石，随声倒地。春香上视之，已气绝矣。”《柳亭诗话》载：“娄江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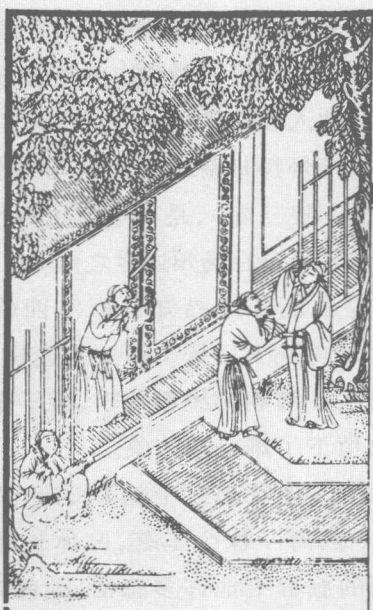
《牡丹亭》书影

子俞二娘，年十七，未适人，酷嗜《牡丹亭》传奇，批注其侧。幽思苦绝，有痛于本词者，愤惋以终。”汤显祖知道后，还作诗《哭娄江女子二首》表示哀悼：“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上，天下有心人。”更有痴情女子读了《牡丹亭》后，始而仰慕汤显祖，愿意以身相许，最终以死殉情。《黎潇云语》说内江有一个女子，自矜才色，不轻许人，读《还魂记》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奉箕帚，汤显祖以年老相辞，不料该女竟投于水。

《三借庐笔谈》则记载了扬州女子金凤钿的故事。说当时扬州有一女子叫金凤钿，读《牡丹亭》成癖，一心想嫁给汤显祖为妇。后来听说到汤显祖已有家室，而且在京师待试。金凤钿思之再三，仍“愿为才子妇”，便大胆地给汤显祖寄去一信，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书信几经辗转，才抵汤显祖手中。等到南宫报捷，汤显祖被金凤钿的衷肠所感动，便星夜兼程赶到扬州。不料此时金凤钿已因相思而死一月有余，临终时留下遗言道：“汤相公非常贫贱者，今科贵后，倘见我书，必来见访。惟我命薄，不得一见才人，虽死目难瞑。我死，须以《牡丹亭》曲殉，无违我志也。”汤显祖感其知己，亲为出资经营葬事，并守墓一月有余方返。

金凤钿因《牡丹亭》而殉情的故事，说明《牡丹亭》在女性中影响至深。同时也说明昆曲《牡丹亭》在明代已经流传至扬州，汤显祖在明代扬州女性中拥有忠实的崇拜者。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亦号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别号玉茗堂主人，江西临川人，明代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天资聪颖，加上刻苦攻读，对于诗文、乐府、医药、卜筮等无不涉猎。他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广交朋友，生性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年轻时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两次落第。直到三十三岁，张居正死后次年，始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宰相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后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又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这期间，他与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历数朝政腐败、科场舞弊、弄臣贿赂、言路阻塞，因而触怒神宗，被谪迁广东，一年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汤显祖清廉简朴，体恤民情，提倡文教，平反冤狱，深得民心。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乡闲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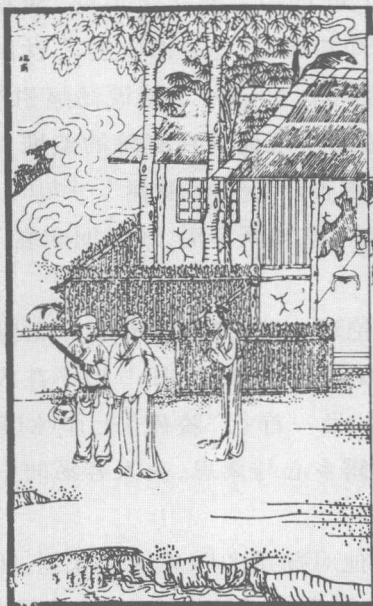


玉茗堂還魂記

圖如杭
耽試

十五

暖紅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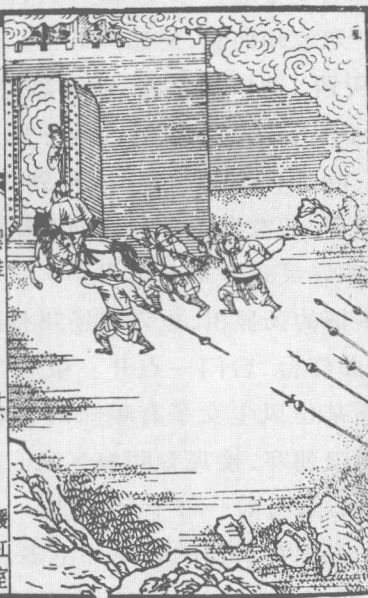


玉茗堂還魂記

圖禦淮
危難

十六

暖紅室



在玉茗堂中，以戏剧活动终其一生。

汤显祖与扬州有密切联系。他曾师事泰州学派哲学家罗汝芳，而当时的泰州属于扬州府管辖。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扬州的痕迹。如《扬州袁文谷思亲》诗，是写给扬州兴化人袁文谷的。《为维扬李孝廉催归作》，是写给扬州人李孝廉的。《坐故椅怀扬州萧成芝》，是写给扬州瓜洲故人萧成芝的。《口号付小葛送山子广陵三首》，是写给寓居扬州的朋友谢廷赞（号山子）的。《扬州送郢上客》，应是在扬州送客之作。

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辞去浙江遂昌知县回江西临川隐居，路过扬州时与遂昌吏民作别，赋有《戊戌上已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诗：“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在扬州的见闻，显然给汤显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在扬州游览了名胜琼花观，写下《琼花观二十韵》长诗，其中有“楼台尚觉江都好，丝管能禁海月迟；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之句，对琼花充满了感慨。扬州的旅程给他许多感悟，他的《广陵偶题二首》写道：“岁月随人去，风尘可自知。偶然流泪处，翻看旧时书。”“忽忽知何意，悠悠向此方。怯知新涕泪，还是旧衣裳。”沈际飞评曰：“所谓‘冲口出常言，情真理亦至’者，妙，妙！”传说汤显祖写《牡丹亭》时，一日家人忽然寻他不见，最后发现他躺在庭院的柴堆上掩袂痛哭。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写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一句时，不禁悲从中来。“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与“怯知新涕泪，还是旧衣裳”非常相似，或许灵感即来自扬州。

多情的汤显祖，也许在扬州有过艳遇。他的《广陵有赠》五律咏道：“依住曲江台，台门一点开。蛾眉今夜浅，斜月剪江来。”似乎在表白他与扬州某位风尘女子有暧昧的关系。另一首《广陵夜》七律咏道：“金灯飒飒夜朝寒，楼观春阴海气残。莫露乡心与离思，美人容易曲中弹。”诗中的意蕴与前一首十分近似。

汤显祖在扬州的时间并不多，但他对扬州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尽管《牡丹亭》假托的是宋代故事，写的却是当时扬州风光。《牡丹亭》第三十一出《缮备》有词云：“边海一边江，隔不断胡尘涨。维扬新筑两城墙，醺酒临江上。三千客两行，百二关重壮。维城风景世无双，直上城

楼望。”扬州嘉靖年间筑新城事，成了他写作的资料。汤显祖的另一部传奇《南柯记》，是写的发生于唐代扬州的故事。《南柯记》第二出《侠概》有这样的道白：“小生东平人氏，复姓淳于，名棼……家去广陵城十里，庭有古槐树一株，枝干广长，清阴数亩，小子每与群豪纵饮其下。”可喜的是，这株古槐树至今犹在。

汤显祖一共创作了《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四剧。因四剧均有梦境构想，故并称“临川四梦”。他的剧作植根于现实生活

的土壤，又显示出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代表作《牡丹亭》以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意识，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道学的理念束缚。剧中描写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死。其后梦梅掘坟开棺，丽娘复活，表达了作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浪漫思想。女主人公杜丽娘在礼教束缚下复杂而坚定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瑰丽的妙笔，刻画得入木三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数百年来，这些经典唱词几乎家传户诵，被称为古今绝唱。

《紫钗记》的主题思想，同样体现了作者的爱情观念，它歌颂了理想的义侠黄衫客，使剧作具有更深的思想意义。《南柯记》和《邯郸记》是寓言讽世剧，借梦幻之景，写现实之事，举凡社会的病态、人情的险诈、官场的黑暗、文人的心理，均跃然纸上。剧本中弥漫着“色即是空”的思想迷雾，令人对生命和富贵作另一种醒悟。

汤显祖的作品影响深远，师法于他的临川派戏剧家，在明代有吴炳、



陈作霖绘汤显祖像



孟称舜等,在清代有李渔、洪升、蒋士铨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他和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两颗明星。

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评传》中说,明代妇女,特别是上流社会闺秀的文化修养比现在人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汤显祖的祖母常常“援故籍以提婴”(以古书中的名贤事迹教育儿童),他的母亲则“少读书而习故”(从小读书故熟悉历史掌故)。《牡丹亭》第三出杜宝训女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也许这是当时家长对女儿进行教育的主要目的。如果不对女儿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使得家庭的声望受到损害。

《牡丹亭》在女性读者心中引起的反响,是深刻而且深远的。扬州女子金凤钿的故事,只是一个代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是《牡丹亭》的影响在小说中的反映。至于金凤钿式的真实事件,也可以举出。如明代大学士王锡爵的女儿焘贞,十七岁时未婚夫徐景韶去世。尽管二人并不认识,但她得为他终身守节。她在长期的精神失常状态中,常常看见幻像,自以为是昙鸾菩萨化身,法名“昙阳子”。据说她得道升天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集会。王锡爵当时还没有进入内阁,以礼部侍郎家居。他和王世贞、屠隆、沈懋学等一大批名流居然拜她为师,奉她如同女仙。王世贞为她写了长篇传记,徐渭同她没有来往也写了一篇《昙大师传略》,可见此事轰动一时。汤显祖考进士,出于王锡爵门下。汤显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其中有替刑部主事饶伸申张正义的话,而饶伸因得罪王锡爵而革职为民。所以汤显祖贬官做了五年知县,始终不能回到朝廷,主要原因在于得罪了首相王锡爵。王焘贞死后十八年,汤显祖撰写了《牡丹亭》,有人想像这是为了讽刺王锡爵的女儿。但是,王锡爵家乐还曾上演过《牡丹亭》。《梅花草堂集》中载有汤显祖的信,说:“闻太仓公(王锡爵)酷爱《牡丹亭》。”汤显祖的《哭娄江女子》,一说就是指王锡爵的女儿。

一部不朽的作品,问世之后常能引起强烈的反响,百年之后魅力也不会衰减。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它不仅感动了金凤钿,而且感动了扬州人。



汪家昆班和徐家弋班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昆曲已从苏州传入扬州,而且扬州已有专业昆班演出。据明人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广陵散》记载,潘氏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到扬州,看到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余辈。竭其心力,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潘之恒在扬州观摩汪季玄家班的演出达十天之久,赋诗十余首,对汪家昆班中十几位名伶作了品评。

潘之恒,字景升,号鸾啸生、冰华生等,人称髯翁,徽州人。少以诗称,曾入汪道昆白榆社,师事王世贞,认识袁宏道后,为公安派后劲。一生遍游大江南北,考察名山大川。因家中有爱好戏曲传统,故幼年受到熏陶,终生沉迷于戏曲。潘之恒与戏曲家汤显祖、张凤翼、臧懋循、吴越石等常有交往,著有诗集《涉江集》、《金昌集》和杂著《亘史》、《鸾啸小品》等。《亘史》、《鸾啸小品》中多记戏曲艺人的活动与成就,今人辑为《潘之恒曲话》。潘之恒说看到的汪家昆班,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扬州最早的昆曲戏班。

汪季玄也是徽州人,寓居扬州,与潘之恒友善。汪季玄不但喜爱昆曲,而且精通昆曲。潘之恒在《亘史》中谈到昆曲的流派时说:“如吾友汪季玄、吴越石,颇知遴选,奏技渐入佳境,非能谐吴音,能致吴音而已矣。”就是说,汪季玄非但能够遴选昆曲人才,自己就十分擅长昆曲技艺。汪季玄购苏州幼童十数人,延请曲师,教其学戏,有时亲自按拍协调,示范表演。演员在学戏之后,都能掌握表演技巧,擅演许多剧目。潘之恒在汪家接连观赏家班演出十天之后,对演员一一品题,赞扬其技艺“浓淡烦简,折衷合度,所未能胜吴语者,一间耳”。也就是说,汪家昆班和苏州昆班比较起来,就只差那么一点儿。

据《鸾啸小品》记载,汪季玄家班的主要演员有:

国琼枝,唱做俱佳:“有场外之态,音外之韵。闺中雅度,林下风流。国士无双,一见心许。”

曼修容,擅长表演:“徐步若驰,安坐若危。蕙情兰性,色授神飞。”





王小某绘昆曲人物

可谓百媚横陈者也。”

希疏越，形象优美：“修然独立，顾影自赏。叙情慷慨，忽发悲吟。有野鸭之在鸡群之致。”

元肇初，风格俊逸：“云衢未半，秋舟方升。孤月凌空，独传清啸。倘谓同欢毕轮，毋薪发艳于三岁矣。”

掌翔凤，色艺超群：“颜如初日，曲可崩云。巫峰洛水，仿佛飞越，岂直作掌中珍耶？”

慧心怜，行腔姣好：“音叶鸾凤，步屐骅骝。千人中亦见，卓乎超距之士。”

瑶萼英，仪态脱俗：“色艳而桃，气吁以畅。如缥缈仙人，乍游林水，而纤尘不染。”

直素如，悟性极佳：“锦文

自刺，冰操同坚。宠或驰于前鱼，怨每形于别鹤。无金买赋，为献长门者接踵。悟后之欢，自溢于初荐尔。”

正之反，扮相挺拔：“松筠挺秀，笙簧自鸣。如徒逐靡丽，亦几于玄赏。”

昭冰玉，善于传情：“美秀而润，动止含情。水静而心澄，云遏而响逸矣。”

和美度，身短技长：“身不满五尺，虹光缭绕。气已吞象，壮夫不当如是耶！”

寰无方，道白流畅：“跳波浪子，巧舌如簧。脱逢吴儿，尚当掩袂。”

五年以后，汪季玄把家班的演员送给了吴县范长白。

在一本署名据梧子的《笔梦叙》中，记载万历初年扬州钞关监税徐